执行总编:李佳 责任编辑:胥伟岩 电话:(0451)84655970 E-mail:xuyan19721978@126.com

十一月出行:红枫、银杏、初雪、云海

十一月的中国,颜色是一层层往下落的:江南的枫叶红到最浓,岭南的银杏黄得正好,北疆的木屋等来了头一场雪,西南的山谷里还留着晒不完的太阳。这个时节出门,人少、票价低、光线好,早晚凉、正午暖,五到十八摄氏度的那种清冽,走一整天也不出汗。挑几处安静地方,看看秋末初冬的模样。



禾木图瓦木屋

婺源:晒秋晒到屋檐上

婺源的秋,是先从屋顶开始的。篁岭这座挂在半山腰的古村,地无三尺平,祖辈便把收成摊在竹匾里晾晒——辣椒串红,皇菊铺金,南瓜切片,稻谷摊薄,一层层搁在晒架上,从远处看,白墙黛瓦的缝里全是颜色。这就是“晒秋”,不是为游客摆的景,是山里人过日子的办法,只是恰好好看。坐索道上山,沿天街走一圈,屋檐下的南瓜、红辣椒随手就能拍到。

石城要赶早。清晨五点到七点,程村、戴村之间的山谷起雾,几百年的枫香树从雾里探出枝头,红得像点了火,炊烟从马头墙后升起来,和雾气缠在一处。观景台在山坡上,天没亮就得上去占位,冷得手发僵,但等太阳一露头,整座山谷亮起来的那一分钟,值。当地人把这种天叫“开雾”,雾一开,红叶才算真正到了最好的时候。

江西婺源古属徽州,是朱熹的故里,讲究“读朱子之书、服朱子之教”。村里还留着傩舞、徽剧、抬阁这些老手艺,正月里才热闹,十一月来听不到锣鼓,倒是能在老祠堂前站一会儿,看木雕上的戏文。吃食也朴素:荷包红鲤鱼养在清水塘里,红得像尾活荷包;糊豆腐用米粉勾芡,热乎乎一碗下饭;街边蒸汽糕现蒸现卖,米浆上撒虾米和豆角。村口的晒场上,老人把皇菊一朵朵码齐,手指被花瓣染得发黄;路过的人问一句,他能讲上半天今年雨水好不好。回程不妨绕道景德镇,看一场拉坯、画青花,在陶溪川的旧厂房里转一圈,手上沾点泥,才算把这趟人文走完整。

南雄:银杏落在老屋前

不想跑远的两广人,十一月去广东南雄就够了。帽子峰林场原是国营林场,如今一条路两排银杏,落叶铺到脚踝,风一过就是一场黄色的雨。坪田镇更老一些,千年银杏散在村子各处,最老的一株要几个人合抱,树下的老屋是客家围屋的样式,青砖、灰瓦,门楣上还留着旧匾。银杏黄的时候,晒谷场上摊着晚稻,老人坐在门槛上剥豆子,镜头举起来不用找角度。

南雄不只是树。珠玑古巷是广府人的祖居地,一百八十多个姓氏从这里南下,如今巷子里的祠堂一间接一间,门额上刻着郡望,很多广东人回来寻根,在自家的祠堂前添一炷香。再往北是梅关古道,张九龄开凿的那条路,石板上还留着车辙,一脚踏两省。

银杏最好的时候多在十一月下旬,叶子落得快,一场雨就少一半,出发前记得看看当地的实况。这里的口味偏辣,和广东别处不一样。酸笋炒大肠、南雄酸菜、梅岭鹅王,辣得实在;檐下挂着的南雄板鸭风干油亮,切一盘下酒。走的时候带一罐辣椒酱,回家拌饭。

禾木:雪落在木屋上

十月的禾木是金色,十一月的禾木是白色。彩林褪去,头场雪盖住白桦林和河岸,图瓦人的木屋冒着炊烟,屋顶压着厚厚的雪,早上推门,雪地上只有自己的一行脚印。禾木村在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深处,图瓦人在这里住了几百年,木屋用落叶松原木垒起来,冬天靠火墙取暖。清晨爬到观景台往下看,雾在河谷里流,炊烟直直地升,整个村子像被按了静音。

这个时候的禾木河已经结了薄冰,水声从冰缝里透出来,白桦林只剩细白的枝干,在雪地里像一片没写完的字。这个季节人少,安静得能听见雪从树枝上掉下来的声音。冷也是真的冷,白天时常跌破零下几度,夜里更低,羽绒服、雪地靴、暖宝宝一样都不能省。进屋喝一碗咸奶茶,就着包尔萨克,再来一盘手抓肉,身体才暖和过来。回程在布尔津吃顿冷水鱼,这趟北疆的冬天就算圆满。

攀枝花:冬天里的太阳城

同一时间,四川最南端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攀枝花在金沙江边,川滇交界,冬天晴日多、日照长,被叫作“阳光花城”。十一月别处穿棉袄,这里中午还能穿单衣,街边的三角梅一直开到年底。下了飞机先去江边站一会儿,风是干的、暖的,人在冬天里松下来。

这城年轻,是三线建设时期从山沟里建起来的钢铁之城,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里存着那段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记忆,看着旧机床和老照片,能明白一座城怎么在荒山上长出来。往郊外走,迤沙拉村是彝族村寨,红墙小巷层层叠叠,被称作“中国彝家第一村”;再远一些是苏铁保护区,攀枝花苏铁活了上亿年,和恐龙同龄。累了去红格泡温泉,晚上到江边吃铜火锅。

攀枝花的味道混着川滇两路:盐边油底肉、坨坨肉、羊肉米线,一碗下去全身发热。十一月的晚熟芒果还挂在树上,甜得实在——这座城连水果都不肯按季节走。再往米易走,安宁河谷的梯田一层层铺开,冬早蔬菜和枇杷都在这时候下地。

兴义:峰林里升起炊烟

贵州西南的兴义,秋天是晴的。万峰林上万座锥形山包密密匝匝铺开,徐霞客写过“天下山峰何其多,唯有此处峰成林”。稻田收了,田里留着稻茬,纳灰村的布依族人家升起炊烟,白墙、灰瓦、黄稻草,一派松弛。租辆自行车沿田间小路骑,风里都是稻草味。

这里的布依族会唱“八音坐唱”,用月琴、牛腿琴、竹笛合着唱古老的调子,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;赶上节庆,村口一坐就是大半天。马岭河峡谷在城边,一条地缝里挂满瀑布,两岸钙华壁像泼上去的画。傍晚回万峰林看日落,太阳落到峰丛后面,一座座山峰的轮廓由绿转黑,田埂上赶牛回家的人慢慢走,那份安静是城里的黄昏给不了的。

吃饭别客气:兴义鸡肉汤圆是咸的,鸡汤里卧着糯米圆子,撒一把胡椒粉;万峰林的蛋炒饭用糟辣椒炒,配一碗素瓜汤;还有刷把头、羊肉粉、杠子面,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东西,一碗不过十块钱,却吃得踏实。

景迈山:茶林云海慢时光

再往云南深处走,普洱的景迈山适合把脚步彻底放慢。二〇二三年,“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是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遗产。山上是布朗族、傣族、哈尼族世代种下的古茶林,茶树不修剪,林下长着蕨类和兰花,村寨就藏在茶林里。

翁基是布朗族古寨,木楼、石板路、寨心的茶祖像;糯岗是傣族寨子,佛寺的金顶在雾里若隐若现。十一月到次年二月是云海季,天不亮站在山坡上,云在脚下翻,等太阳出来,云海退成一条白带,茶山露出层层叠叠的绿。再往里走是大平掌古茶林,几百年的茶树长成一棵棵小树,树下有兰草,林子里静得只听见鸟叫;寨子边那棵“蜂神树”上挂着几十个野蜂巢,当地人从不打扰。这里安静,没有喧哗的商业街,找一户人家坐下,喝一泡自家的古树茶,听主人讲茶祖哎冷的传说,一个下午就过去了。

吃的是山里的味道:茶叶炒鸡蛋、竹筒饭、傣味烤鱼,还有用“螃蟹脚”炖的鸡汤,清苦回甘。

十一月不长,秋天收尾也快。想看颜色的去婺源和南雄,想看雪的去禾木,想晒太阳的去攀枝花,想松弛的去兴义,想安静喝茶的去景迈山。行装不复杂:一件抓绒、一件防风外套,早晚加,正午脱。人少的时候,风景才肯把细节给你。挑一处去住三四天,早上看雾,傍晚看光,比赶五个景点值得。

言文